

「和卓」考釋

——語源及語義的分析——

陳慶隆

- 一、前言
- 二、「和卓」之語源
- 三、「和卓」之語義
- 四、「和卓」與哈喇和卓
- 五、結語

一、前言

「和卓木」一語，始見於清乾隆朝。當時專指大和卓木波羅尼都(Burhānu-d-Dīn)及小和卓木霍集占(Hôca Cihān)；或指他們的家族。其實，「和卓木」乃「和卓」的衍生語。意為「我的和卓」。清之前，尚有「火者」、「虎者」及「火只」等稱，均為「和卓」的異譯。這些不同的譯音，由於轉譯時代及使用地方的不同，意義也有很大的差異。

「和卓」一語，流佈甚廣。當它轉入不同的語言時，不僅有字母的變化，還有語尾的附加。故中世紀以來，對「和卓」的語源及語義則有不同的臆測與解釋。或說源自印歐語；或說源自阿爾泰語……諸說紛紛，莫衷一是。

蒙古統治時代，地名之火州又作合刺火州等。至清朝又被改為哈喇和卓。自是，「和卓」與哈喇和卓的關係遂發生混淆。

本文即針對上述諸問題，分別對「和卓」之語源、語義，及其與哈喇和卓之關係逐一探討。

二、「和卓」之語源

「和卓」之語源問題，十九世紀法國學者布洛塞（E. Blochet）即已提出。當時歐洲的教士們，常把中文的「和卓木」譯為「hōca」，其尾音「木」則未予譯出。故難令人滿意。因又嘗試以突厥字「kučum」（＜蒙文 kučun 力）解釋。但是，突蒙文的「k」音轉譯為中文的「和」或「合」似亦欠妥。最後則認為突厥字「hōcam」最為恰當。（註一）這種判斷雖然正確。可是，「hōcam」則又是從「hōca」或「hāce」變來的。「-m」表示第一人稱、單數、所有格、人稱代名詞的字尾。（見後）至於「hōca」或「hāce」，是突厥語或是其他語言則未作說明。故語源問題並未完全解決。

對於 hōca/hāce 的字源問題，早在蒙古時代已有學者討論過。埃布·哈揚（Ebū Ḥayyān）說：

「Ḳoca (hōca) 既可解為老人，亦可解為聖裔。其本來為波斯語，而後突厥語化的。」（註二）

拉施特哀丁（Rašid ed-Dīn）則說：

「老人，在突厥稱為 h̡vāca（按：現代土耳其文作 hoca，奧斯曼突厥文作 hāce/hōca）。h̡vāca 一字，本是突厥語，並非波斯、阿拉伯語。」（註三）

從突厥語音史看，原始突厥語（Ana Türkçe）「h̡-」、「-h̡-」及「-h̡」都不存在的。現在突厥語的「h̡」，不是嗣後演變來的便是借自其他語文。因此，hōca/hāce 與其說是突厥語，不如說是波斯語。根據可靠資料，十二世紀初，波斯詩人 Anvarī 的詩上已有此字。雖然十二世紀末，回紇文的作品中亦見有 （Ḳoča/Ḳoca）一字，（註四）也是外來的。Rašid Rahmeti Arat 解釋說：

「意義上與 yigit（年輕）一字相反的 ḵoca 或 ḵoča，其流佈範圍，大部份在

（註一）D'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Paris, 1911, p. 331, note 2.

（註二）Edib Ahmad B. Mahmud Yükneci, Atabetü'l-Hakayik, işleyen: R. R. Arat, İstanbul, 1951, p. 150, note 195.

（註三）Ibid, p. 150, note 195.

（註四）Ibid, p. XXIV, A 46 mısra 195; B20 mısra 195.

(突厥語)的南部方言羣裏；或者與此方言羣有密切接觸的方言裏。在古文獻或其他方言裏並未見過此字。『老人』之意的波斯語 $\text{h}vâca$ $\text{هـ} \text{و} \text{ا} \text{ج}$ ，可能很早即已轉入突厥語，而讀爲 $\text{h}ôca$ ，然後遂被視同突厥語。由於突厥語沒有『 h- 』音，轉爲突厥語的『 k 』是理所當然的。 $\text{h}ôca$ 之被解爲『學者』、『富人』、『商人』都是後來才轉進突厥語的。」(註五)

至於阿拉伯文的 $\text{ج} \text{و} \text{ا} \text{ح}$ (先生) 及 $\text{ج} \text{و} \text{ا} \text{ع}$ (老師) 也是分別借自波斯文及奧斯曼突厥文的。Cl. Huart 說：

「(波斯文 $\text{h}vâca$) 轉到阿拉伯文而成爲 Khuwâdjâ 及 Khuwâdja ，現在作 Khwadja (東部方言)，意爲『先生』。被借用到奧斯曼突厥文則作 Khodja ($\text{h}ôca$)，意爲『書記、僧侶、抄寫者、學者、家庭教師』；西部阿拉伯方言亦借用此字而有同樣的意義及發音。」(註六)

蒙文的 ᠬᠤᠴᠠ ($\text{k}u\check{c}a$) 一字，(註七) 在突厥方言裏讀如 $\text{k}o\check{c}a$, $\text{h}o\check{c}a$ 及 $\text{h}uca$ ，又與從波斯文轉入的 $\text{k}o\check{c}a$, $\text{k}oca$ 及 $hoca$ 相同或相似。其實，它屬阿爾泰語，與波斯語無關。Ahmet Temir 考證說：

「另外是突厥、蒙古語或者阿爾泰語的 $\text{k}o\check{c}a$ ($\text{h}o\check{c}a$ 或 $\text{h}uca$) 一字。突厥文的這種寫法，大概在蒙古時代之後演變的。故我們亦可稱之爲蒙古語。蒙文中的 $\text{k}u\check{c}a(n)$ 或 $\text{h}u\check{c}a(n)$ (加 $-n$ 亦可) 一字，從字源及字義上看，與突厥語的 $\text{k}o\check{c}$ 同源。其本義爲『未被閹割的牡羊』。由於早期蒙文的 k- ，在十二世紀以後，即在中期與晚期蒙文變爲 h- 。因此，突厥文裏我們可遇到 k- 及 h- 兩種寫法。突、蒙文裏，雖有許多字原來相同的。但是遠古以來，這兩種文字逐漸分化。甚至循着不同的途徑而變化多端。可是，有時從同源字裏，則可找到明確的界限。其中之一是，蒙文語尾之開音節 (syllabe ouverte)，在文語裏

(註 五) Ibid, pp. 149-150, note 195.

(註 六) Cl. Huart, "Kh'wadja",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yden, 1934, II, p. 865.

Hans Wehr, A Dictionary of Modern Written Arabic, Cornell Univ. Press, Ithaca N. Y. 1961, p. 264.

(註 七) J. E. Kowalewski,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Kasan, 1844-49, II, p. 94.

依然存在；却在突厥文裏消失。如，

蒙文 kōke (藍色) ere (男人) tūne (夜) saġa- (擠奶)

突厥文 kōk, gōk (藍色) er (男人) tūn (夜) saġ- (擠奶)

我們遇到的突厥語 kōč 及蒙語 kuča 即屬此例。」(註八)

總之，hōca 一字有兩個來源。一是屬於印歐語系的波斯文。另一是屬於阿爾泰語系的突蒙文；這一來源與本文討論之「和卓」無關。

三、「和卓」之語義

如前述，「和卓」一語源出波斯文 هجو (hvāca)，本指「名流貴人的榮銜」。而後引申為各種不同的意義：

「(hvāca)：有名望的人；富商；醫生；教授；教師；教訓者；校長；學究；可敬的老人；領主；主人；物主；大臣或顯要的榮銜；宦官、太監；家長（或族長）；鳥冠；心；靈魂。」(註九)

從波斯文，直接或間接地再轉到阿拉伯文、突厥文（包括方言）、印度文及中文等。其中在阿拉伯文演變為兩種寫法，且意義不同：

「هجو (kowaja)：先生。هجو (koġa)：教師；校長。」(註十)

在印度文則解為「宦官；太監」。(註十一)突厥文直接轉譯自波斯文；其中在奧斯曼突厥文讀為 hōca/hāce，意為：

「長者；先生；文官的尊稱；紳士；物主；學者；教授；老師；莫拉。」(註十二)

在現代土耳其文讀為 hoca，意為：

「從前在同教學校裏，纏頭披袈裟的教師；傳教士；老師。」(註十三)

在土耳其斯坦，「和卓」的意義則隨時代及方言的不同而大為懸殊。如在撒曼尼特

(註八) Rešid Rahmeti Arat İčîn, Ankara, 1966, p. 453.

(註九) F. Steingass, A Comprehensive Persian 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930, p. 479.

(註十) Hans Wehr, op. cit., p. 264.

(註十一) Sir James W. Redhouse, A Turkish and English Lexicon, Constantinople, 1921, p. 868.

(註十二) F. Devellioğlu, Osmanlıca Türkçe Ansiklopedik Lûgat, Ankara, 1962, p. 365.

(註十三) M. A. Ağakay, Türkçe Sözlük, Ankara, 1966, p. 341.

(Samanid) 波斯王朝時，「和卓」爲官職之稱。(註十四)但在一般突厥方言，則與回教有密切的關係。如在察哈臺文 Čaŋatayca) 及韃靼文 (Tatarca) 解爲：

「阿布·貝克爾 (Abū Bekr)、奧瑪爾 (‘Omar) 及阿里 (‘Ali) 的後裔。(註十五) 在回紇文裏，除作「先生；主人」之外；又解爲：

「穆罕謨德 (Muḥammad) 的後裔，或者前期四哈里發 (ḥalife 教長) 的後裔。」(註十六)

易言之，「和卓」一語已逐漸取代了阿拉伯文的「賽葉特」 سید sayyid)。(註十七)尤其在浩罕 (Hoḡand)，自古以來均以「和卓」涵蓋「賽葉特」。其實，「賽葉特」與「和卓」之間，本來有明確的界限的。所謂「賽葉特」是：

「對穆罕謨德直系後裔的尊稱。」(註十八)

或者，

「穆罕謨德之孫哈散 (Hz. Ḥasan) 的後裔。」(註十九)

即指奧斯曼 (‘Osmān) 及阿里的後裔中，由穆罕謨德之女所生者。或專指哈散的後裔。至於「和卓」：

「在土耳其斯坦意同 šeyh (教長)，只給哈里發阿布·貝克爾、奧瑪爾及非由法特瑪 (Fātīma，按即穆罕謨德之女) 所生之阿里的後裔的榮銜。」(註二十)

往後，在拉錫特史 (Tārīḥ-i Rašīdi) 一書，首先把「和卓」視爲一團體及教派。回教神秘派 (Naḳṣbendiye) 的長老，自其十四世紀的始祖 Bahaū-d-Dīn Naḳṣbend

(註十四)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13, p. 229: “Khvajah-i Buzurg” (大和卓，宰相)；p. 230: “Khvajah-i ‘Amid” (和卓之首，宰相)。

(註十五) W. 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kte, St. Pétersbourg, 1888, II, pp. 1708-1709.

(註十六) N. A. Baskakov-V. M. Nasilov, Uygursko-ruskiĭ slovar, Moskva, 1939, p. 167.

(註十七) W.H. Wathen, Memoire on the U’sbek State of Kokan, properly called Khokand in Central Asia, JASB, vol. III, No. 32., Calcutta, 1834, p. 371 note.

(註十八) Hans Wehr, op. cit., p. 440.

(註十九) F. Develinoglu, op. cit., p. 1136.

(註二十) Cl. Huart, op. cit., II, p. 865.

「和卓」考釋

開始，都帶有「和卓」的頭銜。(註二一)十六世紀中葉，神秘派的聖人瑪哈圖木·阿雜木 (Maḥdūm-i A'zam) 從撒馬兒罕 (Samarḵand) 來到喀什噶爾 (Kāšgar)。瑪哈圖木·阿雜木 既得當時汗的尊崇，且得當地人的愛戴。「和卓」遂成為回疆的宗教首領。其領導權如同哈里發一樣。並由其子孫相承相襲。(註二二)故「和卓」又引申為「瑪哈圖木·阿雜木的後裔。」(註二三)十七世紀末葉，白山黨 (Aḵtāgīlik) 的阿巴克和卓 (Hōca Āpāk / Āfāk) 在喀什噶爾頗孚衆望，且懷有政治野心。因之遭嫉於伊斯馬依兒汗 (Ismā'il Hān) 及黑山黨 (Kārātāgīlik)，而被放逐到喀什米爾 (Kašmir)。1678年，阿巴克和卓在準噶爾的扶助下征服回疆，並被任命為總督。自是「和卓」成為回疆的統治者。(註二四)尤其是阿巴克之孫墨特 (Aḥmad) 與黑山黨領袖達尼亞 (Dāniyāl) 互爭權威，各自稱汗。「和卓」之意遂又兼指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十八世紀，和卓之黨爭結束，黑山黨被殲滅殆盡。白山黨的大、小和卓獨霸於回疆。政治領導權亦由子孫承襲。又因白山黨的據點在喀什噶爾，故「和卓」又「特指中國征服前，喀什噶爾統治者的頭銜。」(註二五)據 Shaw 的解釋，十九世紀後半以來，「和卓」則專指父為「賽葉特」，而母為非「賽葉特」所生之子孫。(註二六)

在中文裏，「和卓」有各種不同的譯音。其中以「火者」見於元史出現最早，元史卷一二〇扎八兒火者傳云：

「火者，其官稱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四，火者納昔兒哀丁下註云：

「火者，為讀書人之稱謂。亦為貴人。納昔兒哀丁，其名也。郭侃傳之人（火

(註二一) 羽田明：『明末清初の東トルキスタン——その回教史的考察』，東洋史研究七卷五號，頁17。

(註二二) M. Hartmann, *Der islamische Orient*, Berlin, 1905, I, p. 206.

(註二三) Sir T. D.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Calcutta, 1875, p. 175.

M. Hartmann, op. cit., p. 304, note 3.

(註二四) 詳見 M. V. Valikhnof,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865, pp. 168-169.

(註二五) V. P. Navkine, *Histoire du Khanate de Khokand*, Paris, 1889, p. 266.

塔蘭池 (Taranči) 文亦解為「喀什噶爾早期的統治者。」(W. Radloff, op. cit., II, p. 1709)

(註二六) R. Shaw, *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in Eastern Turkestan*, Part II, Calcutta, 1880, p. 107.

之誤）者納失兒；西使記之大（火之誤）緒納失兒當卽此人……○又傳作守將，記作相臣皆不相合。」（註二七）

約言之，「火者」乃對名流貴人之尊稱，與波斯文之原義相同。以蒙古及波斯關係之密切，其直接轉譯自波斯文殆無疑義。「火者」一語亦見於明史，（註二八）或作「虎者」、（註二九）「火只」。（註三十）經常附於人名前後。尤其回教國家之來貢使者及歸附者常帶有此銜，（註三一）其意義似該解爲「回人之有道者」。又因譯音不一，來源不同。故恐非從單一語言轉譯過來的。

另外，在閩粵一帶亦有「火者」一稱。但其意義則別於元史、明史。辭海註云：

「（火者）宦官也。張昱宮中詞：『從行火者笑相招，步輦相將過釣橋。』舊時閩粵等地，富豪之家，多有閹割他人之子以供驅使，亦稱火者。」（註三二）

此解亦與波斯文原義相同，顯然亦是從波斯文轉譯過來的。

清乾隆帝平定回疆前後，史上又有「和卓（木）」、「霍卓（木）」（註三三）等名稱的著錄。西域圖志卷四八云：

「稱和卓者，有道行之謂。稱阿暉（Ahun）者，師長之謂。」（註三四）

辛卯侍行記卷六又云：

「稱和卓者，掌教者也。」（註三五）

（註二七）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皇朝藩屬輿地叢書）卷二四頁8a。

元史卷一四九郭侃傳：「守將火者納失兒開門降。」

劉郁西使記：「……敵大驚，令其相巨火緒納失兒來納款。」（張星娘：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四頁210）

註二八）明史卷三二五：「火者亞三」

（註二九）明英宗實錄卷二二四：「也密力虎者」

（註三十）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七：「火只阿力」

（註三一）參見 田坂興道：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とその弘通，下卷（東京1964），頁989—1078。

（註三二）辭海（臺北中華書局，民國四五年）上册，頁1815—1816。

（註三三）明清史料庚編第十本（中研院史語所發行，民國四九年）頁924b：「和卓木」；頁922a：「霍卓木」；頁965a：「和卓」；頁999a：「霍卓」。

（註三四）傅恒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臺北文友書局，民國四五年）卷二四八頁16a。

（註三五）陶保廉：辛卯侍行記（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四六年）卷六頁70。

「和卓」考釋

其實，這些解釋只適用於一般回教的傳教者，並不能盡解清朝文獻裏的「和卓」或「霍卓」。尤其把「和卓」解為「牌罕巴爾」則為大錯。伊犁將軍慶祥奏言：

「……查得回子舊俗，牌罕巴爾稱為和卓，凡其後裔無不敬信。」（註三六）

考「牌罕巴爾」一語，乃波斯文 پیغامبر (paiḡam-bar) 的譯音，意為「先知」（註三七）在回教上常指穆罕謨德。聖武記卷四載云：

「回回語，稱天使（穆罕謨德）為別諦拔爾。亦曰派罕巴爾。」（註三八）

至於「和卓」，美國林樂知的解釋最為恰當。他說：

「噶查（和卓）者，譯言謨罕慕德之後裔……。」（註三九）

故「和卓」是「牌罕巴爾」的後裔，並非其異稱。從史實看，回疆之「和卓」泛指「瑪哈圖木·阿雜木的後裔」。狹義上講，則指「波羅尼都、霍集占及其家族」。〈註四十〉因和卓家族，自開白山黨及黑山黨之後，兩黨鬥爭激烈。清初，黑山黨勢力已被剷除殆盡。1758年，白山黨之大、小和卓（波羅尼都及霍集占）叛亂，翌年即被清軍救平。其家屬因之逃匿浩罕及布哈拉（Buḥārā）。道光以來常侍機寇邊，且號稱「和卓」。故史上所載「和卓」，初指「波羅尼都、霍集占」；然後又指其家族則很清楚。

尚有「和卓木」一稱，常見於清朝史料。史家以為是「和卓」的異譯，後人則沿襲並用。事實上，「和卓」與「和卓木」大有區別。從語法上講，波斯文的「ḥvāca」突、回語化之後而成為 ḥōca/ḥāce。此名詞因人稱、單複數的不同，而有語尾的變化。茲列表如下以便說明：

（註三六）曹振鏞等：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二頁2a。

（註三七）F. Steingass, op. cit., p. 268。

（註三八）魏源：聖武記（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一年）卷四頁109—110。

（註三九）美國林樂知：「喀什噶爾論」，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年）第二帙，頁110a。

（註四十）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青照堂叢書）下二，頁73b：「和卓木墨特在伊犁生二子，長曰布拉敦，次曰霍集占，即回子所稱之大小和卓木也。」

人稱	數	突、回文	中	譯	人稱	數	突、回文	中	譯
一	單	hōca-m	我的	和卓	一	複	hōca-miz	我們的	和卓
二	單	hōca-n	你的	和卓	二	複	hōca-niz	你們的	和卓
三	單	hōca-si	他的	和卓	三	複	hōca-lari	他們的	和卓

前已述及，「和卓木」乃「hōca-m」的譯音，意為「我的和卓」。「-m」表示第一人稱、單數、所有格人稱代名詞的字尾。突、回人常以此稱人表示尊敬、親切。是故把「和卓木」當為職稱顯然不當。尤其非回人亦稱「和卓木」更不近情理。西域水道記卷一云：

「和卓，有道者之稱……。和卓木，猶言我和卓，親之之詞。」（註四一）

這可說是最正確的解釋。而清史紀事本末所載：

「（和卓木）譯言聖裔。」（註四二）

其為失當自不待言。因「和卓」如譯為「聖裔」；「和卓木」則該譯為「我的聖裔」，兩者不容混用。雖然，突、回語的習慣用法上，有些名詞加上第一人稱、單數、所有格人稱代名詞的字尾「-m」（按：子音之後，需另加一母音）之後，可能變為女性的頭銜。如，han-m 我的汗 > hanim 女士

beg-im 我的王、公 > begim 王妃

但「和卓木」則不適用於此例。因史上所稱之「和卓木」均屬男性。即當「人名」解亦不例外。（註四三）

總之，「和卓」與「和卓木」儼然有別。又從「和卓」之歷史背景及「和卓木」之語法結構上看。其譯稱轉譯自東突厥文 (Doğu Türkçesi / Eastern Turki) 也很明確。

四、「和卓」與哈喇和卓

清朝，火州及合刺火者分別被改為和卓與哈喇和卓。（註四四）似乎火州與「和卓」有

（註四一）徐松：西域水道記（皇朝藩屬輿地叢書）卷六頁3a。

（註四二）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四八年）卷三一頁2230。

（註四三）如「Hōcam Beg」（M. V. Valikhnof, op. cit., p. 177）。

（註四四）傅恆等：前引書，卷十二頁16b—17a。

連帶關係。其實，兩者之語源截然不同。

丁謙考證說：

「火州元史作和州……，西北地附錄作合刺火者，今改合刺和卓。回人於聖裔及宦官皆尊稱曰和卓，以和州音近而改。蓋文飾之詞，非其本義。」（註四五）

又考「火州」，明史卷三二九載云：

「火州又名哈刺，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二十里。即漢書車師前王地。隋爲高昌國。唐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元名火州。」

可見高昌與火州乃同一地方。對於此點，法國學者伯希和（P. Pelliot）曾有詳考，（註四六）謂昔之高昌及火州，即土人所稱人 Karā-hoco，今人所稱之 Karā-hôca。突厥文之 Hoco 即唐時高昌的對音。和州、火州實中國人之重譯。

考中國史籍，高昌之著錄甚早。其名稱亦有含義。北史卷九七西域傳云：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或云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高昌壁。」

舊唐書卷四十亦云：

「高昌，漢車師前王之地，以其地形高敞，故名高昌。」

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五載云：

「火州，……相傳武帝時興師西討車中，羸憊者留居此，故曰前師。又以地形高敞名高昌壁。」

而突厥文 Hoco 則始見於古突厥文（VI-IX 世紀）殘卷；（註四七）既晚在高昌之後出現，且無字義可言。其爲中文的譯音則很明顯。尤其在語音上更得到有力的佐證。伯希和在唐時外文鈔件中，發現「今之國語以喉鼻收聲（-ng），而收聲不顯者，鈔件譯音中皆不錄其聲。」（註四八）其實與中古音做比較亦如此。如，

（註四五）丁謙：蓬萊軒地運學叢書（臺北正中書局）冊二頁1246。

（註四六）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哈刺和卓考」，史地叢考（臺北商務書局，民國五一年）馮承鈞譯，頁64—70。

P. Pelliot, "Kao-tch'ang, Qoco, Huou-tcheou et Qara-Khodja," JA avec une note additionnelle de M. Robert Gauthiot. 19:3 (1912), pp. 579—603。

（註四七）Hüseyin N. 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II, İstanbul, 1939, p. 66.

（註四八）伯希和前引文，頁67。馮承鈞譯語。Cf. P. Pelliot, op. cit., p. 588.

中文	丙 (pjwəŋ)	>	突厥文	piy
中文	丁 (tieng)	>	突厥文	tîy
中文	義淨 (ɣiě dzjəŋ)	>	突厥文	Getsi
中文	庚 (kəŋ)	>	突厥文	kêy
中文	龍 (ljwəŋ)	>	突厥文	lûi/lu
中文	三藏 (sam dzəŋ)	>	突厥文	Samtso

此外，在古突厥文裏尚不乏此例，如，

中文	平 (b'jəŋ)	>	突厥文	pi (註四九)
中文	定 (d'ieng)	>	突厥文	ti/ti/tii (註五十)
中文	陽 (jəŋ)	>	突厥文	Yoo/yaŋ (註五一)
中文	大唐 (d'ai d'əŋ)	>	突厥文	tayto/taitu (註五二)
中文	經 (Kieng)	>	突厥文	ki (註五三)

因此，中文之高昌（上古音 *kəŋ *t'jəŋ，中古音 kəu tɕ'jəŋ）轉譯為突厥文 Koco/Hoco 並不足為異。但阿拉伯文則不然，在 Maṣ'ūdī 的金之牧場一書，高昌則被譯為 كوشان (Kušan)，(註五四)鼻音收聲依然存在。

「Kārā-ḥoco」的名稱，始見於蒙古時代。波斯史家拉施特哀丁 (Rašid ed-Dīn) 在其史集 (Cāmi' al-Tavāriḥ) 中稱之為 قارا قوچو (Kārā-kočo)、قارا قوچو (Kārā-koço) 或 قارا خوچه (Kārā-ḥoče)、قارا خوچه (Kārā-ḥoce)。 (註五五) 元史則作合刺

(註四九)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950, p. 325

(註五十) Ibid, pp. 340—341。

(註五一) Ibid, p. 351.

(註五二) Ibid, p. 339: “tayto”.

W. Bang-A. von Gabain, *Analytischer Index der Türkischen Turfan-Texte*, Berlin, 1931, p. 42: “taitu”。

(註五三) W. Bang-A. von Gabain, op. cit., p. 23。

(註五四) Maṣ'ūdī, *Les Prairies d' Or*, Paris, 1891, I, p. 288: 「Tagazgaz 據在呼羅珊與中國之間，名叫 Kušan 的城鎮。」

(註五五) E. Blochet,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Leyden, 1911, p. 85: 「Kārā-ḥočo」、 「Kārā-ḥoco」; p. 593: 「Kārā-koče」、 「Kārā-koce」。

火者、哈刺霍州及合刺和州。(註五六) 前此，古突、回文則作「Köču」、「Köčo」及「Hočo」。(註五七) Kašgarlı Mahmut 在 1074 年寫成之突厥語大辭典 (Divanü Lûgat-it-Türk) 亦作「Köču」、「Köče」或「Küsen」(註五八)足見「Karā-hoco」之名在十一世紀末以後才有。其所以有「Karā」(黑)字首，恐是後人附會的結果。丁謙曰：

「火州元史作和州，又作合刺和州、合刺火州、哈喇霍州。合刺者黑也。言其暑熱酷烈，人物皆作黑色，故曰合刺。火州之義亦取於此。和州、霍州皆其轉音。」(註五九)

歐陽玄亦云：

「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註六十)

明史卷三二九亦載云：

「(火州)其地多山，青紅如火，故曰火州。」

顯然，高昌之地，多山暑熱，人物盡黑，或青紅如火故有火州之稱。然後又冠以「合刺」以狀其黑。西域圖志卷四八，謂哈刺和卓是「以人名名其地者。」(註六一)恐不可靠。因縱有其人，却不見於經傳。以火州之大，似不可能取名取自一無名小卒。

再者，Karā-hoca 必是 Kara-hoco 的訛音。因Hoco/Koco 音譯自中文高昌，本無意義可言。然後以地熱、人物盡黑，故冠以 Karā 而成 Karā-hoco。突又轉爲

(註五六) 元史卷一二八阿朮傳：「哈刺霍州」；同書卷十四世祖本紀十一：合刺和州；同書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合刺火者。

(註五七) H. N. Orkun, op. cit., IV, İstanbul, 1941, p. 163: Qoču(Köču)。

A. Caferoğlu, Eski Uygur Türkçesi Sözlüğü, İstanbul, 1968, p. 83: 「Hočo」; p. 179: 「Köčo」及「Köču」。

(註五八) Kašgarlı Mahmut, Divanü Lûgat-it-Türk Tercümesi I, Ankara, 1939, p. 113: قوچو (Köču); p. 404: كچه (Köče) 及 كسن (Küsen)。

(註五九) 丁謙：前引書，冊二頁1246。

(註六十)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十一高昌僕氏家傳。

(註六一) 參見 E. Blochet, op. cit., p. 593, note m。

Karā-hôca 實另人費解。因 Karā-hôca 在突、回文解爲「黑和卓」、「土醫生」、及「人名」。Hoco 無意義轉爲 Hôca 有意義，其爲後人之曲解可想而知。易言之，前述之「和卓」、「火者」源出波斯文 h̥vāca，爲尊稱語。哈喇和卓之「和卓」源出中文高昌。其先轉譯爲突、回文 Hoco/Koco；再由突、回文轉譯爲中文和州、火州。十一世紀末以後，附加「合刺」(Karā)以強調其黑，故成合刺和州、合刺火州等稱。以和州、火州與火者、和卓音近，故附會爲合刺火者及哈喇和卓。其實，尊稱語之「火者」、「和卓」與地名之合刺火者、哈喇和卓完全無關。

五、結 語

就「和卓」之原音而論，h̥ôca/koca 同時出現在阿爾泰語文及印歐語文。其字形字音雖相同或相近，但語義有別。易言之，前者源出蒙文之「Kuča」，意爲「未開割的牡羊」。是突厥語「Koč」的對當語。後者源出波斯文「h̥vāca」，亦即本文所探討的「和卓」的語源。

「和卓」在波斯文原指「名流貴人的榮銜」。然後因使用地方及時代的不同，語義亦隨之轉變。或作「文官的職稱」；或作「穆罕默德的後裔」。但在回疆，「和卓」不只成爲「神秘派回教教長的榮銜」，同時兼指「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中文的譯音中，以「火者」見於元史出現最早。明朝亦作「火者」，或作「虎者」、「火只」。「和卓」則始見於清朝，專指「波羅尼都、霍集占或其家族」。尙有「和卓木」一稱，後人以爲是「和卓」的異譯。其實不然，「木」音乃突、回語表示第一人稱、單數、所有格人稱代名詞的字尾。加之以表示尊敬、親切。要之，「和卓木」爲「我的和卓」之意。

與「和卓」極易混淆的是地名哈喇和卓。初視之，似有語源上的關係。其實，哈喇和卓之「和卓」源出和州、火州。而和州、火州則又源出突、回文「Hoco」/「Koco」。「Hoco」/「Koco」則又源出中文高昌。我國史家不加分辨故有重譯之嫌。十一世紀末以後，以高昌之地暑熱，人物盡黑，故有火州之稱。同時又加「合刺」(＝「哈喇」Karā)以狀其黑。故成合刺和州、合刺火州。又以和州、火州與「火者」、「和卓」音近，故又轉譯爲合刺火者、哈喇和卓。事實上，和州、火州與「火

「和卓」考釋

者」、「和卓」完全無關。

附記：本文撰寫期間，多次就教於黃彰健及張以仁兩位先生；並承管東貴及丁邦新二位先生提供意見。初稿寫定後復蒙陳槃庵先生賜予審閱。謹誌於此，以表謝忱。又，本文之英文摘要已在第三屆東亞阿爾泰學會議發表。日學者岡田英弘謂，嶋田襄平在「アルタイ・シヤフルの和卓と汗と」一文亦曾討論過此問題。查該文刊在東洋學報第34卷103—131頁，專論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系譜及和卓與汗之關係，與本文之旨趣迥異。又韓學者李崇寧謂，韓語亦有「火者」一語，作「太監」解。對他們之指教，亦表謝意。